
中国青少年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的关系研究^①

吴鲁平 刘涵慧

摘要:本研究以随机抽取的 1082 名青少年数据为基础,对国家、全球态度的结构及两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定量分析。结果表明:(1)国家态度及全球态度均为包含三个子成分的结构;(2)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青少年全球态度越积极;(3)国家态度中的一般自豪感、国家责任感越高者越重视全球和人类,表现出积极的全球态度;但国家优越感越强者,即使在遇到非实质性冲突时也会表现出较狭隘的爱国倾向,消极的全球态度。

关键词:国家态度 一般自豪感 国家优越感 国家责任感 全球态度

作为目前国际社会最大的合法群体,国家对于每个成员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公民对于其法定上的归属国的认同、投入、爱对于一个国家的凝聚力的意义早就为很多研究者所关注。事实上,对国家的认知、情感、行为的一致性对于每个个体的自我统一性的建构和幸福感的保持等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很难想象,如果强迫一个在心理上并不认可国家的人对国家投入情感甚至为国家的事业奋斗,那不仅将带来消极的应对和低劣的凝聚,还可能引发反抗和抵触情绪。尤其是青少年,他们尚处在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阶段中,如果在不能深入了解情况的前提下进行教育,势必会严重阻碍其价值观的健康发展。

此外,随着国际化、全球化的来临,“地球村”、“全球一体化”等概念纷纷出现,国际间的交流与合作也日益紧密,而且这种紧密的关系已经渗透到人们的生活中,人既是国家公民也是世界一员的说法也渐渐深入人心。那么,青少年公民是否也会在这些思潮的影响下改变自己爱国观念?是否能够一如既往地保持对祖国的深厚感情,排斥别国或者别国人?还是顺应全球化趋势,开始爱别国或者别国公民?

为此,研究者进行了一项有 1082 名青少年参与的大型调查。拟探讨以下三个问题:(1)我国青少年国家态度及全球态度如何?(2)家庭特征对青少年的国家态度及全球态度影响如何?(3)国家态度对全球态度的影响如何?为了解决以上三个问题,还要先澄清国家态度及全球态度的内涵及结构。在结构安排上,本文首先辨析目前存在的国家态度、全球态度以及与二者相近的概念并对各概念的测量进行澄清。然后,根据已有模型理论确定国家态度、全球态度的测验及其结构,并利用统计方法确定影响国家、全球态度的可能的家庭因素。接着,探讨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之间的关系。最后,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对结果进行相应的综合分析并讨论其对于爱国主义和全球意识教育等相关政策制定及全球化发展的意义。

一、文献回顾与研究设计

(一)国家态度内涵:爱国主义、国家主义

国家态度(national attitude)是由费俄博罗格(Fairbrother, 2003: 78 - 105)提出的,用于指代爱国主义、国家主义及其他所有与国家认同、感情以及责任有关的概念。其中两个重要的成分即爱国主义成分与国家主义成分。

1. 爱国主义成分

^① 本研究得到中国青年政治学院科研基金资助,项目编号为:CYUSSZD201101。

很多研究者都给出了爱国主义的定义。列宁曾深刻地指出,“爱国主义(patriotism)就是千百年来巩固起来的对自己祖国的一种最深厚的感情”^①,也即,将爱国主义看成一种最深厚的感情。其强烈程度远超过了其他情感。中外学者对爱国主义的界定也都提到了情感依附(emotional attachment)成分(Raijman et al., 2008:195-200)。

但也有观点指出,爱国主义不仅仅包含对国家的情感,还有其他成分。例如,房宁等指出,爱国主义思想意识的核心是对国家、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情感皈依(房宁等,2002:1-42)。也即,爱国主义概念所包含的并不只有情感依附这一部分,还有对于国家等认知层面的认同。研究者还进一步的将爱国主义定义为关心和维护祖国利益、推动祖国进步作为最高职责的思想观点和行动准则(房宁等,2002:1-42),即将其看成因对国家的爱而生成的行动准则,爱国似乎是一个包含了情感、认识和基于此所产生行动准则的综合体。正如内桑森(Nathanson)教授所总结的:爱国主义必须具备四个条件:(1)对自己国家特殊的爱;(2)对作为某一国家的个人身份证明的认同感;(3)对国家福祉的特别关注;(4)为促进国家的利益愿意作出牺牲。也即,爱国主义的内涵包括爱、认同以及由此产生的关注和责任感,可能还包括行为实践本身(转引自陈锡敏,2006:54)。

尽管我们澄清了爱国主义可能包含的内容,但事实上,爱国主义的研究总是会混淆着很多术语,比如,国家主义、国家忠诚、对国家象征物的爱、各种具体的对国家优越性的信赖等(Huddy & Khatib, 2007:63-64)。这些变量通常并不在一个维度上。为了澄清这些混淆,我们有必要对国家主义进行定义并对爱国主义和国家主义的差异予以澄清。

2. 国家主义成分

研究者曾经证明国家主义(nationalism)可以区分为两个维度——沙文主义(chauvinism)和爱国主义(patriotism)。沙文主义是指,认为自己的民族和国家比其他民族和国家更优越。这样一种眼光朝下的对比是和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盲目的、非批判性的感情联系在一起的。爱国主义的意思是,对本国国民和国家的爱和自豪,是一种基于批判性理解的情感(Coenders & Scheepers, 2003:313-325)。但也有研究并不把国家主义当成爱国主义的上位概念,相反将爱国主义分为两个部分:一种是真正的爱国主义,一种是虚假的爱国主义。后者即是国家主义,是盲目地将个人同某个国家文化价值的联系,并拒绝其他国家或民族,与真正爱国主义相对立。两个概念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为了澄清概念,一些研究者(Schatz and Staub, 1999:151-174)避开上位与否的争论,提出国家主义、盲目爱国主义(blind patriotism)、建设性爱国主义(constructive patriotism)三分法。其中,国家主义是指,一种国家优越性的感觉以及对国家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支持。盲目爱国主义是指,一种坚持的、死板的对国家的感情联系,表现为并不会去质疑所有积极的评价,绝对忠诚的拥护,不能容忍批评。建设性爱国主义,也是一种对国家的感情联系,表现为会给国家提出能够带来积极改变的支持、质疑、批评。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国家主义总是带有比较色彩的,而无论盲目还是建设的爱国主义是不需要比较的(Coenders and Scheepers, 2003:317-325)。

本文沿用上述界定方式,将有比较色彩的爱国情感称为国家主义(本文称国家优越感),将并不涉及不同国家之间的比较的内容又分为两部分:总体描述感情、行为等的部分记为一般爱国主义(本文称一般自豪感),具体描述的部分记为建设性的爱国主义(本文称具体自豪感)。国家态度是国家主义和爱国主义成分的整合。

(二)全球态度及其与国家态度关系研究

1. 全球态度

全球态度,也即是对地球上的其他国家及人民及其文化所拥有的态度,也即全球意识,反映了人们以全球的视野去观察、认识、理解世界,并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分析人类历史的过去、现状和未来,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关于人类共同命运、本国在世界中的地位和作用以

^① 后改译为是由于千百年来各自的祖国彼此隔绝而形成的一种极为深厚的感情(钱可威,2007:16-19)。

及个人对人类、民族、国家的权利和义务的意识。从静态来讲,全球意识是一种认识活动,从动态来讲,全球意识又是一种思维方式、思维过程(熊东萍、苏华,2005:26-29),也即,是否能够以人类为利益思考的起点,关注重点放在人类的共同命运上。全球意识是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带有强烈的后现代的成份,是一种能够自觉超越狭隘阶级、民族、国家界限的意识。它是后现代思潮的产物。

本文将从三个维度界定全球态度:对文化的接纳、无冲突时态度(也即对人类的同情)、高冲突时态度。其中对文化的接纳测查的是对西方的饮食或宗教文化等的接纳;无冲突时态度则将重点放在人类的公平性上,测查的是同情并帮助非本国受苦之人的程度;高冲突时态度则更多地将重点放在面对国与国间的冲突时的决定上。

2. 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的关系研究

事实上,全球态度也即是对全球其他国家的或接纳或排斥的态度。接纳是同仇外(xenophobia)以及排外(anti-foreign)相反的概念,更大程度的排斥就意味着更少的接纳,这是一个硬币的两面。已有研究对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间的关系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进行:

第一,以国家认同角度分析国家态度。有的研究者认为对他国人的偏见源自于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竞争,存在仇外、对立的人群中都存在着社会、政治或者经济竞争关系,只有社会和经济条件的改善才能去除偏见、歧视等。然而,抽象认同论(symbolic theory)却认为国家认同才是影响全球态度的关键,国家认同度越高,对他国的仇恨或排外的力度就会越高,相应的对他国的接纳程度自然也就越低。有研究者进行对比分析后认为,与经济地位相比,国家认同对排外的影响更大,其影响力基本达到了前者的数倍(Legge Jr, 1996:517-520)。

第二,以国家自豪感角度分析国家态度。存在政治自豪感越高仇外越低、文化自豪感越高仇外越高的趋势(Hjerm, 1998:340-345)。最近的一项研究也验证了上述两类自豪情感和仇外的关系,同时,又进一步的拓展:这种关系不仅在以仇恨移民为全球态度指标时存在,在以仇恨他国或者国际组织为指标时也同样存在(吴鲁平等,2010:46-66)。

第三,以爱国主义或国家主义角度分析国家态度。有研究表明,国家主义导致更少的对他国、他族的容忍,而爱国主义带来更多的容忍(Blank & Schmidt, 2003:289-301)。之所以有此结果,雷杰曼等(Raijman et al., 2008:195-205)认为,国家主义较强总是更倾向于感受到来自移民的威胁。

由上述研究的分析,我们可以发现已有的关于国家态度和对全球态度之间的关系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1)不同研究中所提到的接纳他国(仇恨他国)概念并不一致,既有对外国文化等的接纳,又有对国际组织等的接纳,还包括对经济渗透的接纳等,有必要予以澄清;(2)国家自豪感角度上,具体自豪感的研究较丰富,一般自豪感研究却经常为研究者所忽视;(3)爱国主义实质上包含责任,但责任的成分却总是被忽视。事实上,责任感是在认同并信奉国家规范的基础上产生的更高水平的爱国,它对于全球态度的预测作用是不难预期的。

因此,本研究拟通过探索和验证性因素分析,澄清国家态度和对全球态度的结构,并通过结构方程模型探索两个概念各维度之间的关系。相对以往研究,本文主要尝试做三点改进:(1)标准的探索和验证分析获得全球态度的合理结构;(2)完善国家态度的维度。将责任感维度纳入国家态度中;(3)建立国家态度及全球态度各子维度之间关系的结构方程模型,从整体上探索二者间的因果关系。

本研究的调查对象是两个城市的中学生,采用多阶段随机抽样方法。城市选取参考全球化程度指标——国际旅游人数、外商直接投资、上网人数、信息流动性与开放性,最终选取2个城市(北京和郑州)共1082名青少年进行调查。

二、青少年国家态度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国家态度测验项目及结构分析

根据上文对国家态度相关概念定义和维度的分析,以及设计问卷时对维度的理论假设,我们确立了13个题目测量国家态度。选取30%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发现了国家态度可以分为3个部分——一般自豪感、国家优越感和国家责任感(见表1)。其中,“当我听到中国的国歌在奥运会上奏响时,我感到非常高兴”等4个项目聚在一起,由于其题目所涉及的更多的是总体描述的、理性的自豪情感,我们将其定义为“一般自豪感”;“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无与伦比”等4个项目属于同一个因子,这些带有国家间比较性质的题目具有国家主义特征,因其表述方式多以优越感呈现,我们将其定义为“国家优越感”;“如果国家遇到困难和危险时,你会怎么做?”等7个项目聚在一起,我们将其定义为“国家责任感”(Frirbrother, 2003: 78 - 105)。其中“国旗”相关的两个项目、“遇到困难或入侵”相关的两个题目,无论在理论分析还是实际数据运算的结果均表明相关过高,影响模型的稳定性,因此我们将计算两个题目的算术平均数作为一个项目。

表1 国家态度测量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题号	题目	成分		
		一般自豪感	国家优越感	国家责任感
39_04	当我听到中国的国歌在奥运会上奏响时,我感到非常高兴	0.741		
39_05	作为一名中国人我感到非常自豪	0.683		
39_01	我热爱我的祖国	0.651		
39_03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巨大成就,我感到非常自豪	0.649		
39_14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无与伦比		0.486	
39_11	我对中国人的印象很好		0.788	
39_13	中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		0.775	
39_12	与世界上的其他民族相比,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团结的民族		0.753	
156	15 如果国家遇到困难和危险时,你会怎么做? 16 如果国家遭到外来入侵,你是否愿意参军?			0.701
123	12 路过某处正在升国旗、奏国歌,你会怎么做? 13 学校每周举行升国旗仪式时,你有什么样的感觉或想法?			0.664
39_06	作为一名中国人,为了祖国可以献出我自己的生命			0.652
39_08	我愿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			0.607
39_07	我愿意为实现祖国的理想而努力奋斗			0.595

我们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参数如表2所示。RMSEA 低于0.1表示好的拟合;CFI在0到1之间,大于0.9,越大越是一个好模型。 X^2/df 的值在2-5之间时,是可以接受的模型,GFI也应大于等于0.90,同样的TLI也应当在0-1之间,越接近1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温忠琳等,2004:186-194),表2指标均在理想范围内,结构合理。

表2 国家态度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

X^2	df	P	X^2/df	GFI	TLI	RMSEA	CFI
232.093	62	0.000	3.743	0.954	0.948	0.061	0.959

(二)国家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由于本研究中所选择的对象均是青少年群体,我们重点考察家庭环境可能对他们的态度的影响。对不同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以及是否有过出国和浏览国外网站经历者的国家态度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有59.6%的青少年表达出积极的国家态度。同时,性别、父母受教育水平、父母职业水平,以及是否出国和浏览国外网站,收入水平对国家态度的影响均是不显著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受教育水平不同的家庭中成长起来的青少年自豪感水平并未表现出差别。

根据已有研究(Evans & Kelley, 2003:303 - 338; Smith & Kim, 2006:127 - 136)的推论,受教育水平越高的家长一般自豪感水平普遍越低,但他们的孩子似乎并没有受到家长的影响。我们认为,一方面可能是青少年会用实践和理性思考来调整自己的国家态度,并不简单模仿家长;另一方面也可能是我国的青少年有各种途径接受国家自豪感教育,其中学校教育更是至关重要,家庭的作用也就相对显得没有那么重要了。

表 3 不同群体在国家态度量表上得分比较

		一般自豪感			国家优越感			国家责任感			总体		
		M	SD	F	M	SD	F	M	SD	F	M	SD	F
性别	男	5.03	0.81	0.80	5.00	0.79	0	5.07	0.68	8.82**	5.03	0.64	2.182
	女	4.98	0.82		5.00	0.77		4.94	0.73		4.98	0.66	
父亲受教育水平	低学历	4.98	0.81	1.10	5.07	0.76	1.43	4.96	0.75	2.07	5.00	0.64	0.485
	中学历	4.97	0.84		4.99	0.79		4.97	0.72		4.98	0.68	
	高学历	5.05	0.79		4.97	0.78		5.06	0.69		5.03	0.64	
母亲受教育水平	低学历	4.96	0.84	1.35	5.00	0.74	0.01	4.99	0.72	2.60	4.98	0.64	1.011
	中学历	5.01	0.83		5.00	0.83		4.95	0.77		4.98	0.70	
	高学历	5.06	0.73		5.00	0.75		5.07	0.63		5.04	0.58	
父亲职业水平	低水平	4.91	0.89	.53	4.99	0.81	0.38	4.96	0.76	0.75	4.95	0.69	0.75
	钱主位	5.02	0.76		5.04	0.76		4.99	0.69		5.02	0.61	
	知主位	5.02	0.85		4.97	0.79		5.01	0.71		5.00	0.68	
	权主位	5.08	0.71		5.00	0.78		5.07	0.66		5.05	0.58	
母亲职业水平	低水平	5.00	0.83	0.70	5.01	0.77	2.36*	4.98	0.75	0.74	4.99	0.66	1.268
	钱主位	5.07	0.71		5.11	0.73		5.04	0.67		5.07	0.58	
	知主位	5.01	0.78		4.93	0.79		5.02	0.69		4.99	0.63	
	权主位	5.12	0.80		5.06	0.79		5.10	0.65		5.09	0.63	
上外网	有	5.04	0.79	2.48	5.00	0.81	0.01	5.05	0.69	5.91*	5.03	0.66	2.272
	无	4.96	0.83		5.00	0.76		4.95	0.73		4.97	0.65	
出国经历	有	5.03	0.84	1.05	4.96	0.83	2.33	5.01	0.73	0.30	5.00	0.68	0.003
	没有	4.98	0.80		5.03	0.74		4.99	0.71		5.00	0.63	
收入水平	低收入	4.96	0.85	1.58	5.02	0.78	0.54	4.96	0.74	2.03	4.98	0.68	1.11
	中收入	5.02	0.79		4.98	0.77		5.02	0.69		5.01	0.63	
	高收入	5.08	0.70		5.04	0.80		5.08	0.68		5.07	0.57	
总		5.00	0.81		5.01	0.78		5.00	0.72		5.00	0.65	
总(原始)		4.53	0.65		3.74	0.91		4.39	0.76		4.22	0.65	4.53

注:由于各题目备选答案数量不同,使得各题目原始值单位不同,不适合直接合并,故上表中数据为标准化后的分数。但同时,为了给出比较直观的国家态度的整体状况,最后一行数据是经过转换后获得的原始值。

三、青少年全球态度结构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一)全球态度测验项目及结构分析

根据已有研究对全球态度以及相关概念和维度的分析(Kunovich, 2009:573 - 593; Raijman et al., 2008:195 - 220; 吴鲁平等,2010:46 - 66),且根据我国现阶段的实际状况,我们将重点放在对

外国人和文化的接纳态度上。我们选择出 8 个题目测查全球态度。选取 30% 的数据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后发现全球态度可以分为 3 个部分——接纳外来文化、无冲突时的态度、高冲突时的态度(见表 4)。其中,“吃麦当劳、肯德基在我的生活中是经常的事”等 4 个项目聚在一起。该维度代表了一种对外来文化的接纳,我们将其定义为“接纳外来文化”;“你对 911 事件有什么看法?”等 2 个项目聚在一起,是在无冲突时对于人类的同情,是由人性带来的善良意愿所决定的,与下文中有冲突时的反应刚好相反,我们将其界定为“无冲突时态度”;“中国签字表示愿为全球生态环境负更多的责任,你的看法”等 2 个项目属于同一个因子,是在高利益冲突时的人们对于他国、地球、他国人等的态度,我们将其界定为“高冲突时态度”。我们以此结构为基础,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拟合参数如表 5 所示。依上文所述标准,不难得出该结构是合理的。

表 4 全球态度结构的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

题号	题目	成分		
		接纳外来文化	无冲突时态度	高冲突时态度
39_33	吃麦当劳、肯德基在我的生活中是经常的事	0.738		
27	你多长时间吃一次麦当劳或肯德基	0.737		
24	现在在中国过圣诞节很热闹,你的感觉是	0.638		
25	在圣诞节时,你会收到家人或同学的礼物吗	0.467		
18	你对 911 事件有什么看法?		0.809	
19	你对俄罗斯人质事件有什么看法		0.746	
23	中国签字表示愿为全球生态环境负更多的责任,你的看法			0.832
17	有些事情对中国发展有利却会损害他国或全人类利益,你的看法			0.673

表 5 全球态度三因素模型的拟合指标

X ²	df	P	X ² /df	GFI	TLI	RMSEA	CFI
78.758	17	0.000	4.633	0.975	0.807	0.070	0.883

(二)全球态度影响因素分析

我们仍然重点考察家庭的条件对青少年的全球态度的影响,结果如表 6 所示:家长的学历、职业所处的等级、家庭收入水平越高,孩子就越容易有更积极的全球态度。高学历者往往能获得更高的收入和高水平的职位,同样高水平的职位也会带来更高的收入,高收入岗位一般也只会为那些高学历者所获得,因此,这三个变量对全球态度的积极作用的机制可能是一致的。

以往的研究(Raijman et al., 2008:195 - 220)提示,受教育水平越低的家长国家主义程度越高,即家长在对本国和他国的利益进行选择时,毫无悬念地站在自己的一方,不带批判地认为自己国家是正确的。本文的结果也暗示,青少年的全球态度上反应与其家长如出一辙,这暗示家长的教育水平等不仅可能影响自身的对外态度,还可能左右其子女的全球态度。

事实上,无论是高学历、优秀的职业等都直接引向一个家庭的权利和地位问题。也即是我们经常谈到的“社会经济地位”,为何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少年全球态度越积极呢?我们认为,可能有两个原因:第一,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越高,无论家长还是孩子均越可能接触更多的外面的世界,这可能会促使他们多进行比较,从而接受外来文化等,形成积极的全球态度。我们的结果也的确表明,有浏览外国网站经历者全球态度越积极。第二,家庭经济地位越高的青少年往往向其家长学习了更多理性的、批判的精神,这当然有助于他们更全面的理解国家以及全球的利益,权衡利弊,形成积极的全球态度。

表 6 不同群体全球态度量表上得分比较

		接纳外来文化			无冲突时态度			高冲突时态度			总体		
		M	SD	F	M	SD	F	M	SD	F	M	SD	F
性别	男	4.87	0.67	40.06**	4.96	0.84	2.73*	4.91	0.88	12.35*	4.91	0.51	33.63**
	女	5.12	0.62		5.04	0.80		5.08	0.71		5.08	0.44	
父亲受教育水平	低学历	4.91	0.65	4.38	4.94	0.85	0.92	4.93	0.88	4.10*	4.93	0.52	6.09**
	中学历	5.03	0.66		5.01	0.83		4.96	0.84		5.00	0.47	
	高学历	5.05	0.64		5.03	0.81		5.08	0.70		5.05	0.45	
母亲受教育水平	低学历	4.84	0.64	14.12**	4.99	0.83	0.31	5.00	0.81	1.35	4.94	0.48	5.48**
	中学历	5.04	0.64		4.99	0.83		4.97	0.84		5.00	0.50	
	高学历	5.09	0.64		5.04	0.82		5.07	0.70		5.06	0.45	
父亲职业水平	低水平	4.87	0.65	5.48**	4.93	0.88	1.46	4.87	0.87	5.01**	4.89	0.54	7.47**
	钱主位	5.01	0.64		4.96	0.85		4.98	0.81		4.99	0.47	
	知主位	5.00	0.64		5.03	0.80		5.12	0.70		5.05	0.44	
	权主位	5.15	0.67		5.09	0.82		5.06	0.75		5.10	0.46	
母亲职业水平	低水平	4.79	0.63	14.77**	4.97	0.82	0.85	4.98	0.81	0.292	4.92	0.50	5.18**
	钱主位	5.01	0.66		5.00	0.85		5.01	0.83		5.00	0.50	
	知主位	5.11	0.61		5.06	0.77		5.04	0.81		5.07	0.45	
	权主位	5.16	0.64		4.94	0.94		4.98	0.75		5.03	0.52	
上外网	有	5.09	0.65	17.98**	5.03	0.80	1.13	5.01	0.80	0.05	5.04	0.47	6.95**
	无	4.92	0.65		4.97	0.85		5.00	0.80		4.96	0.49	
出国经历	有	5.13	0.65	37.63**	5.01	0.82	0.14	5.06	0.71	3.88	5.06	0.71	16.33**
	没有	4.89	0.64		4.99	0.83		4.96	0.85		4.96	0.85	
收入水平	低收入	4.86	0.63	24.93**	4.97	0.86	1.14	4.94	0.87	4.18*	4.92	0.50	12.73**
	中收入	5.07	0.65		5.01	0.81		5.09	0.70		5.06	0.47	
	高收入	5.24	0.65		5.08	0.74		4.98	0.80		5.10	0.44	
总		5.00	0.65		5.00	0.70		5.01	0.64		5.00	0.43	
总(原始)		2.01	0.47		2.68	0.52		2.74	0.50		2.48	0.32	

注:由于各题目备选答案数量不同,使得各题目原始值单位不同,不适合直接合并;故上表中数据为标准化后的分数。但同时,为了给出比较直观的全球态度的整体状况,最后一行数据是经过转换后获得的原始值。

四、青少年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关系分析

依据前文中对国家态度及全球态度结构的分析,运用结构方程模型,得到如图 1 和图 2 所示的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间的关系图,模型拟合指标如表 7 所示,根据上文标准值,该结构方程模型拟合良好。

首先,一般自豪感对高冲突、无冲突时的全球态度有正向影响($\beta = 0.459, p < 0.01; \beta = 0.254, p = 0.097$),也即,越是对自己国家感到自豪的青少年在有、无利益冲突时倾向于更大度,接受可能的挑战与丧失。该结论与前人的研究是一致的(Blank & Schmidt, 2003: 289 - 301)。事实上,感到自豪的前提是国家的表现是很好的,自己满意。越是充满自信的人越相信外来的一切都可以为我所用,不会成为阻碍国家发展的力量,也就会拥有更积极的全球态度(吴鲁平等,2010:46 - 66)。

其次,国家优越感对高冲突、无冲突时的全球态度有负向影响($\beta = -0.405, p < 0.01; \beta = -0.089, p = 0.272$),也即,认为自己民族、国家、种族比其他民族、国家、种族更加优秀的青少年对全人类的同情心相对就更少。这与已有研究的结论(Davidov, 2009: 64 - 82)也是基本一致的。在一定程度上验证了国家优越感概念带有自大和歧视的成分。之所以有此负面影响可以从三个方面解释:第一,唯一属于某一种群体的认同感足以导致对组内人的喜爱和对组外人的诋毁;第二,优越感的膨胀会令个体放大外部威胁(Rajman et al., 2008:195 - 220);第三,不同群体之间真的有一定的竞争关系(Rajman et al., 2008:195 - 205)。也即,国家优越感得分过高可能会导致青少年不愿担

负全球责任,甚至表现出对人善良本性的冲击。从而隔开人与人、人群与人群、国家与国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国家优越性越强的人越倾向于接纳他国文化($\beta = 0.269, p < 0.01$)。这可能是因为,接纳文化并不会直接带来对本国威胁。也有可能是因为本研究中所涉及的国家文化(肯德基和圣诞节)内容比较单一,危害较低。后续研究可拓展文化范围,并观察优越感对文化接纳的影响是否有区别。

最后,尽管国家的责任感对高冲突、无冲突时的全球态度的影响并不显著,却也表现出了积极影响的趋势($\beta = 0.169, p = 0.208; \beta = 0.083, p = 0.588$)。由此不难看出,越是对国家负责任的青少年越会对全球负责任,即使全球利益可能与国家的利益相冲突。我们认为,这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责任心是稳定的性格特质。另一方面,本文在高冲突情境中设计的题目所包含的矛盾并未涉及主权领土完整或者其他重大的经济与政治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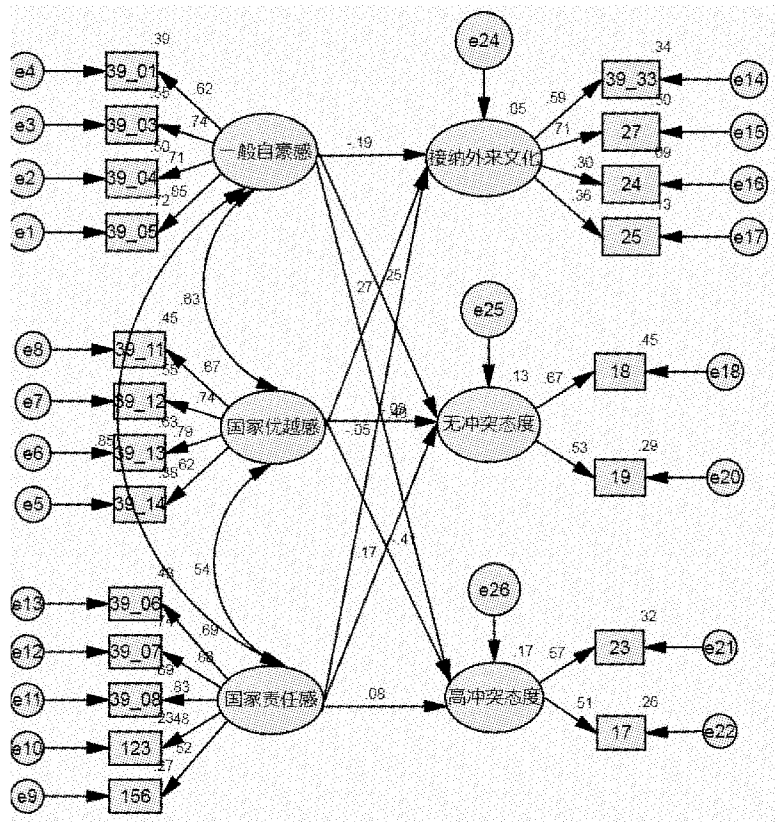


图1 国家态度对全球态度影响的结构模型分析

注:接纳外来文化被解释了4.7%,高冲突时态度被解释了17.4%,无冲突态度被解释了1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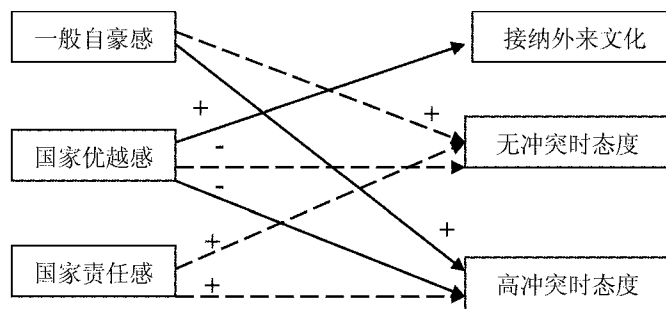


图2 国家态度对全球态度的影响示意图

注:实线表示影响显著,虚线表示边缘显著,“+”表示影响是正向的,即国家态度取值越高,全球态度越积极;相反,“-”表示影响是负向的,即国家态度取值越高,全球态度越消极。

表 7 国家态度与全球态度关系结构方程模型拟合指标

X^2	df	P	X^2/df	GFI	TLI	RMSEA	CFI
545.436	177	0.000	3.082	0.931	0.910	0.053	0.924

五、结论

国家态度是一个充满爱与责任、建设性与盲目性的综合体,其不同子成分与全球态度间的关系呈现出多元形态。当前,我们对青少年进行国家态度的教育,目的是要使青少年能够形成比较积极的国家态度,同时,又不会延缓青少年认识、接纳世界的进程,因此,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综合体及多元形态的关系进行详细的解读。本研究以较大的样本,获得了适宜于中国青少年的国家态度及全球态度的测量工具,并得到了关于二者结构、受哪些因素影响以及二者之间关系的一些有价值的结论:

(一)家庭背景的作用

家庭背景包含了很多方面:父母受教育水平、经济地位、职业等,这些因素被称为“社会经济地位”。我们的结果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仅影响青少年全球态度而不影响国家态度。这可能反映出目前我国对青少年的国家态度的教育相对力度较大,效果较突出,而对全球态度的教育则较为薄弱,青少年的全球态度只能依赖于家庭影响。因此,有计划的加强对我国青少年积极全球态度的培养显得格外重要。

同时,我们还应当看到,无论家庭背景如何,我国青少年都拥有较高的自豪感、责任感。这意味着,尽管当前青少年表现出了追求个性、自主,在诸多事情上显得孤傲,不听从权威,等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放弃了对国家的爱与责任,只是不愿意盲目服从,希望有自己的独到看法而已。因此,也不必过分担心进行全球态度的教育可能会对国家态度产生消极影响。

(二)责任感的一贯性:负责的品质

我国的青少年是拥有清晰、理智的国家责任感的,是能够有区别的对待不同类型的全球事件并做出恰当反应的。

责任感实质上是一种使命感,越是敢于在国家危难时挺身担当的青少年就越会有同情人类的善良以及参与国际救援的勇气。因为责任感的基础恰是积极、勇敢、负责的品质,拥有该品质的青少年善良、同情弱者的本性容易得以释放。当然,当全球态度中所出现的是高冲突时的情境,这种一贯的责任感力度将会显著下降。不难推断,当冲突升级到涉及国家主权、领土完整等程度时,相信青少年的国家责任感将会发生反作用力,开始对全球态度产生负向预测作用。

(三)“爱国家”和“爱世界”冲突的集中点:非批判性

我国青少年群体中,“爱国家”和“爱世界”二者并不冲突,有时还会互相促进。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注意到,在国家态度中还有一个成分——国家优越感对于全球态度的几个成分起到的是负向的预测作用。

这种完全认为自己的国家强于其他国家的“唯我独尊”的倾向不仅会导致将人分为三六九等,还会在遇到本是平常无奇的事情时,因心理歧视而产生不必要的冲突,从而伤害大局利益。相反,建设性、批判性的自豪感、理性爱国情感才不会令青少年陷入到人性的缺失、对大局的忽视的泥潭中,才能保证青少年同时拥有更高品质的国家和全球态度。因此,提倡有理性的、带批判色彩的青少年爱国意识教育也显得格外必要。

参考文献:

- 陈锡敏,2006,《试析爱国行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2期。
- 房宁、王炳权、马利军,2002,《成长的中国》,人民出版社。
- 钱可威,2007,《浅析列宁的“爱国主义”观——从对列宁一句话的误译谈起》,《理论月刊》第1期。
- 温忠琳、侯杰泰、马什赫伯特,2004,《结构方程模型检验:拟合指数与卡方准则》,《心理学报》第2期。
- 吴鲁平、刘涵慧、王静,2010,《公民国家认同特点及其与对外接纳度的关系研究》,《国际社会科学杂志(中文版)》第1期。
- 熊东萍、苏华,2005,《全球化下的大学生全球意识教育》,《江西教育科研》第12期。
- Blank, T. , & Schmidt, P. 2003, “National identity in a united Germany: Nationalism or Patriotism? An Empirical Test With Representative Data”,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4(2).
- Coenders, M. , & Scheepers, P. 2003, “The effect of Education on Nationalism and Ethnic Exclusionism: A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 24(2).
- Davidov, E. 2009, “Measurement Equivalence of Nationalism and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in the ISSP: 34 countrie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Political Analysis*. vol. 17.
- Evans, M. D. R. & Kelley, J. 2003, “National pride in the developed world: Survey data from 24 n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vol. 14(4).
- Frirbrother, G. P. 2003, “*Toward critical patriotism – student Resistance to political Education in Hong kong and Chin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Hjerm, M. 1998, “National identities, national pride and Xenophobia: A comparison of four western countries”, *Acta Sociologica*. vol. 41(4).
- Huddy, L. , & Khatib, N. 2007, “American Patriotism, National identity, and political involvement”, *Americi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51(1).
- Kunovich, R. M. 2009, “The sources and consequences of National Identification”,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74.
- Legge Jr, J. S. 1996, “Antiforeign Sentiment in Germany: Power Theory versus Symbolic Explanation of Prejudice”,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vol. 58(2).
- Nathanson ,S. (1993), *Patriotism, Morality, and Peace*. Rowman & Little field Publishers, Inc. 转引自:陈锡敏,2006,《试析爱国行为》,《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第2期。
- Raijman, R. , Davidov, E. , Schmidt, P. , & Hochman, O. 2008, “What does a nation owe non – citizens? : National attachments, Perception of threat and attitudes towards Granting citizenship rights in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parative Sociology*. 49.
- Schatz, R. T. & Staub, E. 1999, “On the Varieties of National Attachment; Blind Versus Constructive Patriotism”, *Political psychology*. Vol20(1).
- Smith, T. W. & Kim, S. 2006, “Word opinion national pride in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1995/96 and 2003/04”,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18(1).

作者单位:中国青年政治学院青少系
责任编辑:陈 昕